

未了华会

海平

岁月记忆 心路历程

——《流年》读后

◎张树荣

癸卯年正月，我有幸拿到了宁夏大学王海文先生所著的长篇纪实散文《流年》。获书后第一时间，犹如老蚕遇到新桑，我以书生的认真劲头，风卷残云般地通读了一遍，掩卷之余，缕缕馨香萦绕心间。



人，生来会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是无论它曾经多么破旧、落后，无论今后你去了哪里，永远都忘不掉的地方。尽管岁月斑驳了老屋，微风吹老了湖面，细雨年轻了屋檐。但每每回望故园，却总能使游子们记忆更加清新，感情更加笃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最终的情感归宿，还是家乡的物、事、人，“家乡”“故乡”“家”等词汇及其蕴含的元素，也因此成为文学创作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当温存的旧记忆在现代城市的割裂和断层中日渐消散时，故乡就在那里，荡开历史的倒影，讲述古老的故事。

《流年》以作者的人生成长为经纬来表达对家乡的爱，笔墨集中，思路清晰。描写的农村生活，对我来说，那么熟悉，那么相似，感同身受、倍感亲切。我真佩服作者超强的记忆力，将往事记得这么清晰，恍若昨日。通篇生活气息浓郁，取材于亲身经历，故事有真实背景，人物都是生活原型，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作者用敏锐的视角关照当下，用清醒而不失温暖的文字书写世情百态。他由大历史背景中的地域、风物、民俗、人物等诸传统勾连，把历史与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和足够多的成长细节汇集起来，加进花椒、辣子、牛油、豆瓣酱、大葱、生姜等调料，用猛火一锅咕嘟咕嘟地煮就了长篇纪实散文。作者以独有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多角度描写了家乡的形态、色泽、味道，观察仔细，感受细腻。这样的家乡不仅是作者情感的依托，还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文章就此平添了厚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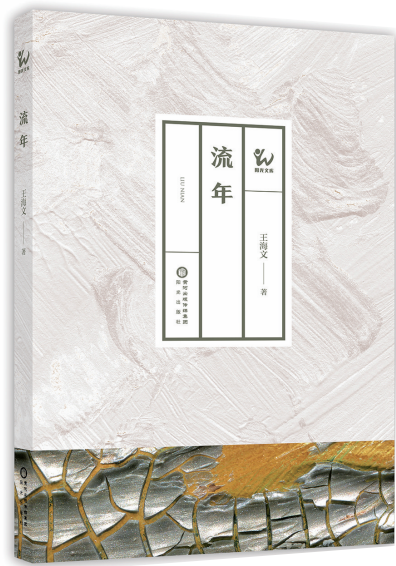
作为出身农村的孩子，作品倾情摹写了家乡的山和水、家乡的人和事，还有暑假放过的牛羊、冬日萧索的沟梁……既把自己放在“家乡”里面，写出实实在在的烟火，又把自己从“家乡”中抽离出去，站在高远处回望凝视故园，使得作品穿越时空，彰显出深邃的立意。作品既有选择，又有撷取，既有酸涩的过往，更有美好的未来，做到了史本与文魂相生，情感与气韵相融，文野与雅俗同在，理智与心襟互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色，如长卷大幅素描，读来有识、有趣、解颐、解闷。



《流年》有三大亮点。一是以点带面。作者从颇具特色的几个典型人物和事件着笔，寥寥数笔，家乡就如一幅风景画和风俗画一样铺展开来。二是巧用对比手法。用万花筒一般的城市来衬托宁静旷远的乡村，进而表达对家乡绵绵不绝的怀恋。一边是白云悠闲，一边是农人忙碌；一边是金榜题名的兴奋，一边是寒窗复读的煎熬；一边是烈日当空的农村麦地，一边是窗明几净的大学图书馆。三是文风简朴流畅，场景描写、人物刻画甚至情感表达，都很简洁，但又很细腻传神，充满了浓郁的正能量。透过叙事，我不难窥见作者进入生活、探查生活、命名生活、扩张生活的方式与功力，看到作者坚毅生动的命运之险。

我意识到，在谈论“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往往以生命的有限性为前提，以生老病死为生命周期，视野集中在大气层以下，贴着地球表面的这部分宜居空间，而且暗中遵循着普通人本位、日常本位、现实主义本位的优先逻辑。然而在本书阅读当中，除了来自历史与当下的风吹拂着我们，还有一股来自天空、来自未来、来自想象的风朝我们迎面袭来，它裹挟着遥远星系的尘埃与冰雪。“青年自学丛书”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向科学进军”，哥德巴赫猜想、恢复高考、全国科学大会等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历史片段，让作品的空间天高地广，到处涨满了叙事的香气。部队分钱分粮倒贴拿钱，大嫂“稀释”小锅臊子汤，二哥除夕晚上睡觉前小心翼翼把新裤子整齐地叠放在脚边怕丢了，调皮的姜大哥捉弄过光阴仔细的刘大妈；只因为“三秋”抢收，收工后队里统一管饭，村子里平时不怎么出工下地的几个女病号，这天也赶来了，她们不是为了收粮，而是为了混那一顿免费的晚餐；妻子妊娠害口非常馋诱人的山杏但说出口的却是“不想吃”；三年间不吃早点只因手头拮据；仅仅因为结婚“超支”，新婚期即遭遇“三堂会审”；囊中如洗瞒着妻子除了一碗炒面片。如此等等，读来让人泪眼朦胧，心酸胃痛！

《流年》写了作者个人的经历、趣事、见闻、回忆等，自然而然带出了许多赏心悦目的闲笔，如《祝酒歌》响彻神州大地，宋世雄老师的体育解说，《少林寺》的盛况空前，评书《杨家将》的风靡一时，大学餐厅的“老鼠事件”，作家张贤亮与宁夏大学师生智慧幽默的互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的悬念迭出，港台明星张明敏、奚秀兰、齐秦担纲春节联欢晚会，暗恋别人和被别人暗恋的造化弄人，女生剩饭饭票无偿支援男生，友谊打败金钱世风纯洁的流金岁月，都使作品平添了一



《流年》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

股活气，几多情韵。

《流年》贴近社会和生活，是作者生活积累的心灵折射，而不是空泛的吟唱。作品中动人的故事，优美的语言，如品香茗，如嚼橄榄。我宁愿不将其理解为运用了多少“匠心”的结果。作者是土生土长的盐池人，故乡那块高天厚土赋予作者以精气 and 血性，给予作者自强不息的精神之钙，因而作品不仅仅写了作者的家人，还塑造了像家人一样很多勤劳朴实的乡村农民群像，呈现了清苦艰难的乡村生活，这些融合在一起，使作品有了张力和厚度。作品文风朴实流畅，抒发了朴素真挚的情感。不无病呻吟，无矫揉造作。更没有花拳绣腿，虚与委蛇，多的是发乎自然，表意抒情水到渠成，不生硬，不煽情。从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文采和灵气，善良和厚拙，字里行间分明透出作者不同流俗的内心维度，让我们听到一种最朴素、最真切、最执着同时也最温暖的人性的声音。作者在抒发感慨、寄托心情的同时，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自己的个性和情感世界。



品读作品的过程，就是阅读作者人生的过程。作者书写了家庭、爱情与婚姻，世界之大、故土之小，他人之近、爱人之远。

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大团圆与小团圆，不是大别离与小别离，是爱人之相亲相爱，亲人之相知相许。

这里特别要说的还有王海文先生对培育自己成长的园丁的回忆文字。回忆和思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特征，对于一个有爱心的人来说，回忆和思念更是一种幸福。当人到中年以后，被时间封存的记忆早已发酵成香味四溢的美酒。这时，一旦将记忆的闸门打开，那酒的醇香便会扑面而来，使人心醉。作者真实记录了个人小学几次辗转求学的经历，中学的艰辛生涯，在宁夏大学的象牙塔生活，其间饱含深情地记述了一批个性鲜明的恩师群象。这些人带着太多的时代印迹，后来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他们那没有自我的奋斗，充满牺牲的幸福，缺乏怀疑精神的信仰，以及很有个性色彩的生活，但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彰显了中国人固有的勤劳朴实、善良宽厚、慈爱刚强等传统美德，这些正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我们生活中不应轻易丢弃的东西。王海文敏锐地捕捉到岁月之刃的利光，把人性的善良、正气、人道和慷慨融入文章，然后予以审美地表达。

在重温与回忆的篇章里，他试图努力把所经历的一切都恢复到可以感知的过去的某个时间现场，那里有人性的温度、人性的光泽甚至人性的缺憾，把那些岁月里破碎的影像还原为最初的样子，让我从中体味到艺术的无穷魅力。我希望能留住岁月里这种已逝的人生和笼罩着无限诗意的生活图景，王海文先生用他的朴实无华又生动细腻的笔触，把它们留在了纸上，让我从心底里生出浓烈的怀旧意绪。这些回望昨天的作品，流淌着真情的文字，是站在人性与文学的峰峦上，讲述已逝的岁月深处种种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离今天的我们已然很远，但我们的灵魂却可以企及。

《流年》，是书名亦是人生的真谛所在！人生已过半百，老人们已步入古稀，孩子们离家远行，爱情成为了亲情，工作进入倒计时，所有的一切恰如夜空中划过的流星，如大地间掠过的晚风，如春天里盛开的花朵，如冬天里飘落的雪片，抓不住，也留不下！

作者写的是经验、习惯、观念乃至一代人潇洒含着怀恋的谢幕退场，意在给过去存档，给现在把脉，给未来启迪。品读《流年》如文火慢炖，香味丝丝溢出。你闻到之后便已明白：这道汤，煲成了。

《流年》（节选）

◎王海文

流年，承载了太多我们挥之不去的时代记忆。人生，总是在流年的不断追撵中获得成长，逐渐走向丰盈、成熟。我成长的起点，就定格在黄土高原西北边缘一个取名孙峨岘的小村庄里。

孙峨岘生产队民办小学，创建于1972年春天。仅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大哥，是全队识字最多的青年，理所当然被推举为民办教师。教室由生产队原来喂牛的一孔旧窑洞改造而成，近两米宽，五米深，洞口朝南，采光不太好，早晨、下午和阴雨天气，窑洞里光线就更加幽暗。走进窑洞，右侧是四排座位，每排东西两边各砌一大一小两个土墩，大土墩约有一米高，上面摆放一块刚锯好的新木板，稍宽，做课桌用，板材散发出淡淡的木屑香味；小土墩约一尺高，上面摆放的也是木板，略显破旧，稍窄，用它来充当凳子。每排能坐四五个小孩。自门而入，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甬道，直入尽头。学校创办三年来，陆续招收了一、二、三年级，十三四人。上课时，大哥站在窑洞尽头的黑板前讲课。一年级上课，二、三年级的学生背向黑板面朝门口，坐在木板上看书、写作业；二、三年级上课时，亦然，依此类推。空间的逼仄，自制教具的简陋，课外书籍的匮乏，都是显而易见的。陋室里的启蒙教育，从这里起步，倒也其乐融融。苦中作乐的原因，一是缘于求知的本能，二是囿于对外面精彩纷呈世界的懵懂无知。

1975年9月初，炽热的暑气还没有褪去，大哥领着我，还有大我两岁的刘文军五哥，步行到八公里外的平庄大队中心小学，接着读完小学剩下的课程。取得住校后不久的一天，大哥到大队开会，顺路来看我。这是我自从离家求学后，第一次见到家人，内心亲切得不知所以，心底涌上满满的依恋和温暖。我一下课就跑到大队部，仰起脖子远远地看大哥他们开会、发言，捎带着跟在大哥屁股后面，蹭了一顿有肉菜的香喷喷的会议饭。第二天下午，会议结束，大哥要回了，他鼓励我安心学习，不要想家，然后迈着迟缓却坚定的步子，向学校北边的山峦方向，也就是家的方向走去。我一眼不眨地紧盯着大哥的背影，热切的目光移向后坡，撵到山梁，直到残阳如血的画面里，大哥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直至一闪，连头顶的帽子也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一刹那，孤独无奈的酸楚顿时涌上心头，泪水止不住盈满了我的眼眶。

二

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1978年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一切都标志着，教育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

1979年6月，因为要参加盐池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我要去县城。一百公里外的县城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在绿皮卡车厢里挤成一团的同学们，也不说话，但大家脸上都写满了热切和幸福。卡车轰鸣着，一会儿爬上山梁，一会儿碾过谷地，向着县城的方向疾驰。后洼中学远去了，豌豆地远去了，稀疏的柳树远去了，家乡熟悉而亲切的沟沟坎坎，也远去了。太阳落山后不久，卡车终于驶出了大山，来到了平地，接着，马儿沟被甩在身后，大水坑被甩在身后，青山也被甩在身后，晚九点左右，卡车终于驶进了华灯初上的县城，停在了文教局大院。我们从车上跳下来，一边捶着酸麻的双腿，一边急切地打量着四周的景致。这时，文教局餐厅的师傅们已端来了几筐雪白的馒头，还有每人一大碗香味四溢的烩肉炖粉条。天哪，原来县城的日常饮食，竟也有着乡下人过年一样的丰盛富足啊！我一边大口吞咽着香喷喷的饭菜，一边愤愤不平地想：一定要好好地念书，争取将来到县城工作。说实话，县城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太好了。

1981年秋，我通过中考考入位于大水坑镇的盐池二中高中部就读。每到夏日，大水坑长庆油田的生活区或西大街上，常常能看到戴着金项链、烫着卷发、短裙卡腰、裤缝笔直的女人，踩着高跟鞋，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地从人群中走过；偶尔，穿着粉红拖鞋，端着粉红脸盆，穿着粉红睡衣的女人，刚刚从澡堂里出来，一头湿漉漉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慵懒自在地徜徉于街头，那洗发水迷人的香味儿，凸凹有致的身材，总会引发路人居高不下的“回头率”。男青年则穿着紧身喇叭裤，长发及肩，在草绿色的军帽里塞上一团纱巾，或是折叠一张报纸箍起一圈衬在里面，然后戴在头上，看上去便有了桀骜不驯的视觉效果。他们有时手提“三洋”牌收录机，播放着邓丽君情切切意绵绵的歌曲，和着歌曲的旋律，扭腰摆胯，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招摇过市，旁若无人地从街上走过，很有些江湖义士和嬉皮士的做派。

相形之下，镇政府在坡下的坑里，就显得寒酸许多。居民分住在东队、西队，两个生产队的分界线，是一条由南向北通往县城的碎石公路。乍一看，这里的居民、教师、干部、学生一个个衣着朴素，踏实诚恳，都在按传统的节奏有条不紊地投入工作、生活和学习，对外面的世界，他们似乎充耳不闻，内心笃定淡然，宠辱不惊。如果说，西街荡漾着一派追赶潮流的现代气息，那么东街，则坚守着古朴悠然的田园诗情。

盐池二中就坐落在东街中央，马路北边的院落里，我将在这里度过两年的高中生活。

1983年6月，参加完高考，我有了落榜复读的心理准备，和家人泡在麦地里干活，心情沮丧得无以复加。正午的骄阳炙烤在胳膊、背脊和颈项上，刚晒了两天，就开始蜕皮。麦芒扫在脸上，汗水流下来，蜇得脸颊火辣辣生疼。泥土撒落在头发里，呛人的灰尘钻入鼻孔，刺激得咽喉干涩而疼痛，咽一口唾液都很艰难。但我咬牙坚持着。终于熬到太阳落山了，折磨了人一整天的燥热渐渐褪去，一股股清凉的微风吹过来，轻轻拂上面颊，让人体验到一种久违了的舒坦与松弛，不由得从心底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

7月下旬，我出乎意料地盼到了宁夏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三

1983年10月3日，是我离家上学的日子。同样是上学，这一次离家的意味，却与以往迥然不同。

以前上小学、读中学，每一次离家，都只是暂时离开，但这一次离家而去，我将随身携带迁移的粮食与户口证明，这也就意味着，我将就此彻底告别这块生养我的黄土地。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油然涌起一丝留恋、一丝酸楚，还有无比的感激，这种幸福的惆怅，使我的鼻腔禁不住一阵酸辣。

我谢绝了家人的送行，独自漫步徘徊向村外走去，不时一步三回头端详着村庄熟悉的沟沟畔畔，还有那蜿蜒的小路、平展的田地、稀疏的杨柳，以及庄院里一户户窑洞墙畔上，那一缕缕扶摇直上雪白灵动的炊烟。

从呱呱坠地到含泪挥别，十八年的岁月，故乡母亲以瘦骨嶙峋的身躯，从贫瘠的黄土地里挖掘挤压出一滴滴少得可怜的乳汁，供养了她嗷嗷待哺的孩子，直到他们一个个日渐羽翼丰满，先后离巢远飞。故乡，对于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人生奋斗的走向、成长成才历程中的影响，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为过。

其实，这是我这一年里，第二次踏入宁夏大学校园。我还在读高二的时候，就曾“朝拜”过这里。之所以称之为“朝拜”，是因为那是怀着敬畏、向往之心的。那时，三姐还在外语系上学，我的朝拜，带着些许“踩点”的意味。穿着崭新时尚的女大学生们，巧笑倩兮，一队队结伴从我面前走过，一缕春风吹过，猛不丁一股比雪花膏更醇醉人的香气，突袭了我的鼻腔，令人沉迷欲醉，浮想联翩。几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大学生，站在宿舍楼下，正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举手投足间，尽显温文尔雅，让我心生羡慕，徒增些许自卑来。三姐从学校餐厅里，给我打回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和一碗大米饭，那扑鼻而来的饭菜香味，使我忘记了矜持，丢掉了斯文，三下五除二，几分钟就把饭菜吞进肚子里。特别是那大米饭，搅拌在红黄相间的汤汁里，清香、滑溜，乍一入口，便不自觉地向舌根部蠕动，“吱溜”一声，便滑进了咽喉里。对于吃惯了粗糙的黄米饭，还时不时碗里伴有虫子、石子儿的我来说，这顿饭的记忆，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另一种身心的折磨。

“什么时候我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啊？”我仔细地回味着这一顿西红柿鸡蛋加米饭，痴呆地彷徨在春风里，仰望着圣殿一般的大学校园，梦呓般地幻想着。

谁知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并不那么骨感。半年前，我如同蜷缩在土谷祠里的阿Q，脑海里奏响了“革命幻想曲”；半年后，我便以“主人”的身份，在这里“登堂入室”了。

四

宁夏大学图书馆分上下两层，有四个阅览室，大约能容纳300人阅读或写作业。全校有1500多名学生，明显是僧多粥少。于是，抢夺图书馆座位的大战，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不断地上演。

每天早晨八点和晚饭后的7点前这两个时段，图书馆大门口总会有黑压压的人群，翘首引领，等待开门。大门一开，冲锋陷阵的男女生，把开门的管理员老师碾压得打了一个大趔趄，几乎把她推倒，一马当先向四个阅览室奔去，一时间只听得阅览室大门“叭叭”作响，那架势、那场面，几乎超过了午餐时抢打饭菜的激烈程度。捷足先登抢到座位的，喜形于色；迟了半步没抢到座位的，



1986年，王海文大三时在宁夏大学西门留影。

满眼懊恼一脸沮丧。

有几位女生用坐垫为同伴占了座位，被另几位男生毫不客气地把坐垫扔到一旁，一屁股坐下，双方为此争执得面红耳赤，几乎动起手来。管理员老师及时走过来，拿走了坐垫，这才平息了风波。有一对恋人坐在阅览室，你依我依，腻腻歪歪，绵绵情话不断，缕缕秋波不绝，坐在对面的那位仁兄，先是瞪了几眼，见不奏效，忍无可忍的他突然间站起身来，涨红了脸大声说：“这是阅览室，不是你……你们……谈……谈恋爱……的场所！”愤怒和激动，使这位老兄说话都结巴起来，其他同学立刻站起来呼应支持他。那两位不知趣的恋人自知理亏，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那个年代的学风、教风、校风，真是好得让人羡慕。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年里，图书馆四个阅览室的双扇门，每年都要被好学的学生们挤坏、修理好几次。

大三时，选修课开设了。“建安文学”由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从四川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廖士杰副教授开设。终究是老牌名校色色纯净的硕士研究生，年届五旬的廖老师学术功底深厚，教学极为严谨，对学生很是慈爱，只是四川口音很浓，听课让我们稍微吃力。对于“三曹”及“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廖先生作了客观的比较和中肯的剖析，尤其通过系统研读曹操抒发政治志向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龟虽寿》《短歌行》《蒿里行》《观沧海》等悲壮慷慨的诗作时，让我完全颠覆了以往《三国演义》中载在曹操头上的诸多不实之词，也第一次对孟德兄远宏达的政治抱负、忧世爱民的悲悯情怀，产生了由衷的敬慕。

“宋元文学”，授课的是唐骥老师。唐老师45岁左右，浓眉大眼，高个儿，国字脸，戴一副黑框眼镜，极其帅气。

他是北京人，普通话字正腔圆，讲课语速很快，对授课内容熟悉到了从不翻看教案的程度，板书是硬朗飘逸的行草，赏心悦目。他十分推崇苏东坡，为我们讲述“三苏”赴京赶考的故事，对苏洵27岁时突然觉醒发奋读书，以及苏辙自小就显出性格上的沉稳和政治上的早熟，都赞不绝口。每当讲到苏轼的诗词散文，唐老师不由得双眸发亮，一边板书，一边朗声背诵原文，身体前倾，眼睛微闭，摇头晃脑，沉醉其中，直撩拨得我们在讲台下身体跟着他的节奏，前倾后仰，心情潮起潮落。唐老师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因为家庭原因，196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宁夏，随后又被下放到贺兰县农村学校执教多年。他经常戴一顶灰色鸭舌帽，拎一个黑色旧皮包，骑一辆旧自行车，或弓着腰身在校园里穿行，遇到同事或同学，总是条件反射般地主动说一声“您好”，点一下头，不等你回应，便匆匆离去。

大学注定是一抹初升的朝阳，一截青涩的岁月，一段沉醉铭心的流光。



王海文 1965年出生于宁夏盐池。1983至1987年就读于宁夏大学中文系。现任宁夏大学档案(校史)馆书记、馆长。中国高校档案学会常务理事。主编、参编宁夏大学校史编研丛书11部。